

美伊停火結束 菲律賓濱「深感關切」

本報訊：菲律賓透過外交部於週六對伊朗與美國衝突表示深切關切。此前，美國宣佈兩國停火結束。

外交部在一份聲明中呼籲所有各方返回外交途徑，並推動持久解決敵對行動。

外交部發言人拉托內爾（Anilyn Ratonel）說：「菲律賓對美伊兩國之間近期發生的、威脅到最終和平協議推進努力的局勢發展表示深切關注。」

她補充說：「我們呼籲各方保持克制，

返回外交途徑，以實現衝突的和平持久解決。」截至發稿時，拉托內爾表示，在海灣和霍爾木茲海峽的緊張局勢再度升級後，尚無菲律賓人傷亡報告。

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雙方已同意繼續

談判，但宣佈停火已結束。

本週稍早，美國對霍爾木茲海峽周圍的80多個伊朗目標發動了打擊。此前，美國稱伊朗對這條重要航運走廊上的三艘商船發動了「無端、危險」的襲擊。

GrabPay下調 InstaPay轉賬手續費

本報訊：近日，菲律賓主流電子支付平台GrabPay宣佈下調InstaPay轉賬手續費，進一步降低當地用戶的數字轉賬成本。

據悉，GrabPay於週六通過官方應用客戶端發佈公告，正式將InstaPay轉賬手續費從15元下調至10元。GrabPay隸屬於菲律賓知名綜合服務平台Grab，業務覆蓋網約車、外賣、生鮮速購及電子錢包支付等多個領域，是當地民眾常用的數字化支付工具。

此次手續費調整並非個例，是國內金融行業響應央行新規的重要舉措。根據菲律賓中央銀行發佈的第1238號通告，該新規於2028年7月4日正式生效，准許各大金融機構調整數字轉賬手續費。

該通告落地源於央行2026年6月17日發佈的2026-025號備忘錄，菲律賓央行貨幣委員會通過這份備忘錄，解除了長達數年的InstaPay與PESONet交易手續費變更暫停令。

目前，多家菲律賓本土銀行及電子錢包平台已陸續跟進，通過下調或減免轉賬手續費優化用戶服務。業內表示，此次行業手續費調整，將有效降低民眾日常數字支付成本，助力菲律賓數字金融服務進一步普及。

美支持菲重大基礎設施項目

本報訊：美國正在擴大對菲律賓重大基礎設施項目的支持，其中呂宋經濟走廊已成為美國貿易和發展署的首要優先項目。

在美國國務院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美國貿易和發展署副署長兼副署長哈迪（Thomas R. Hardy）表示，該機構正將其資源集中於能夠強化菲律賓經濟並吸引更多私營機構投資的項目。

美國貿易和發展署正在資助蘇比克-克拉克-一掃東岸鐵路（Subic-Clark-Batangas Railway）的設計工作。

並正在考慮對蘇比克灣進行額外投資，包括改善港口基礎設施。

據哈迪表示，這些項目具有戰略重要性，因為它們可以支持菲律賓的經濟安全，同時也有助於更廣泛的區域穩定。

分析人士：菲主張海洋權利 中國支持之項目停滯

本報訊：從2022年到2023年，在小馬科斯總統政府背離上屆政府的對華接觸政策之際，沒有中國融資承諾進入完成階段。

《詢問者日報》數據科學家、菲國立大學副教授帕瑙博士（Dr. Alicor Panao）表示，中國融資承諾通常以數十億披索計，但「承諾的金額只說明了部分情況」。

根據AidData經核實的記錄，項目從承諾推進到實施和完成的模式「表明項目交付的變化與菲中關係的變化密切相關」。

從2001年到2010年，在亞羅育總統執政期間，31.4%的中國支持項目已完工，但仍有42.9%停留在承諾階段。

在2010年至2016年亞羅育總統執政期間，西菲律賓海緊張局勢升級，中國對菲律賓融資項目「顯著縮減」，僅14.3%的項目完工，71.4%停留在承諾階段。

2012年，菲律賓和中國在黃巖島發生對峙。

一年後，菲律賓向常設仲裁法院對中國提起仲裁程序。

仲裁庭於2016年7月12日作出裁決，宣告中國在南海的九段線（現為十段線）在國際法上沒有依據。

它還認定，中國通過干涉捕魚和石油勘探、建造人工島嶼以及未能阻止中國漁民在菲律賓專屬經濟區內捕魚，侵犯了菲律賓在其專屬經濟區的主權權利。

2016年羅德里戈·杜特地當選總統後，中國基礎設施參與顯著擴大，38.5%的項目完工（在所涵蓋的各國政府中最高），17.3%推進到實施階段。

帕瑙表示，這反映了「一段與中方更緊密接觸的時期」。

最急劇的逆轉發生在2022年至2023年期間，當時95.2%的中國支持項目停留在承諾階段，僅4.8%推進到實施階段，且沒有一個完

工。

根據該報告，這與菲方對中國在西菲律賓海活動採取更強硬立場、與美國擴大安全合作以及撤回數項主要中國貸款提案的時間點相吻合。

對帕瑙而言，「從融資項目的推進情況來看，在菲中關係較為密切的時期，能夠推進至實施及最終完成的項目比例相對較高。」

他說：「相比之下，隨著海上緊張局勢加劇，中國支持的承諾越來越多的停留在承諾階段。」

帕瑙表示，中國融資的減少限制了菲律賓獲得基礎設施投資的機會，但也減少了菲國對中國作為發展夥伴的依賴。

他說：「這為菲律賓提供了更大的政策空間，以推行更強硬的海洋戰略，並在推進其國家安全利益方面具有更大的靈活性。」

亞描洛斯將代表小馬巡視全國

本報訊：小馬科斯總統已指示新任內閣部長本胡爾·亞描洛斯（Benhur Abalos Jr.）代表他巡視全國，確保人民真正受惠於政府的服務。總統府新聞官員克萊爾·卡斯特羅（Claire Castro）副部長於在新聞簡報會上表示，亞描洛斯的任命是馬科斯根據其重組行政部門（特別是總統辦公室）的權力及其完整的任命權，對內閣部長職位進行「重新定義」的一種方式。

她解釋說：「他的職能不完全是內閣部長。他的職能是協助總統。這就是他的角色——他將巡視全國，以進一步擴大我們的服務範圍並接觸更多的同胞。」

卡斯特羅也澄清說，亞描洛斯的新職位與總統特別助理安東尼奧·拉格達梅奧（Antonio Lagdameo Jr.）的職位不同。

她還表示，總統無需為亞描洛斯的職位發布行政命令，因為他是行使完整的任命權來任命政府官員。

卡斯特羅說：「有別於專注於管理總統內閣會議的內閣部長，總統對亞描洛斯部長的指示是確保每一位菲律賓人都能感受到並受益於政府的服務。」

她補充說：「作為內閣部長，小馬科斯總統也指示他巡視全國代表他，並呼籲內閣成員協助解決公眾的關切。所有這些任務都體現在亞描洛斯部長任命隨附的職權範圍中。」

馬拉干鄒官於宣布，馬科斯任命前內政及地方政府部部長亞描洛斯為內閣部長。亞描洛斯於當天稍晚在馬科司面前宣誓就

職。亞描洛斯於2024年辭去內政部長職務，作為總統陣營的一員參加2025年期中選舉參議員競選，但他落選了。

在任命之前，馬科司曾承認他希望亞描洛斯在他的政府中「扮演更積極的角色」。

卡斯特羅說，亞描洛斯沒有被考慮擔任政府中的任何其他職位。

此前有傳言稱亞描洛斯可能重新被任命為內政部長或接管司法部。

卡斯特羅說：「這個職位是給他的，因為你們可以看到總統對亞描洛斯部長有充分的信任。因此，賦予他這個職能是為了讓總統能擴大服務範圍，並讓亞描洛斯部長能夠巡視每個地區，讓我們每一位同胞都能真正感受到政府的幫助。」

一場鬧劇 十年禍端

——「南海仲裁案」再起底

新華社北京7月11日電 印度尼西亞防務與戰略研究所日前在印尼首都雅加達舉辦了一場南海問題研討會。

與會的多國專家學者對2016年「南海仲裁案」提出質疑和批評，從國際法角度嚴厲駁斥「南海仲裁案裁決」，稱其「武斷」「雙標」「不專業」。

十年前，一個臨時拼湊的「仲裁庭」對菲律賓在域外勢力支持下單方面發起的「南海仲裁案」作出所謂「裁決」——顛倒黑白，混淆是非，為菲律賓在南海的非法主張背書。就是這樣一張充滿謊言的廢紙，卻在過去十年間頻繁被某些南海聲索國和域外勢力利用，當作否定中國在南海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的「法理依據」。它們屢屢挑釁滋事，在南海掀起風浪。

多國專家指出，這紙所謂「裁決」無助於南海問題的解決，反而激化矛盾、擴大爭端。南海生亂對地區和世界都沒有好處，地區國家應堅持通過談判管控分歧、化解爭端，共同維護南海和平穩定、促進地區發展繁榮。

非法無效的「裁決」

所謂「南海仲裁案」，實質是一場由菲律賓單方面發起的、披著法律外衣的政治鬧劇，其「裁決」完全非法無效。

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後簡稱《公約》），領土爭議不屬於其調整範疇，且中方早已於2006年依據《公約》第298條作出排除性聲明，將涉及海域劃界等方面的爭端排除在《公約》強制爭端解決程序之外。菲律賓雖對其所提「仲裁」主張進行了包裝，但「仲裁」事項的實質仍是中菲兩國間的島礁領土問題，並構成中菲海洋劃界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此外，中菲長期以來已就通過談判解決在南海的領土和海洋劃界問題達成共識。

「仲裁庭」對菲方訴求明顯沒有管轄權，卻無視上述事實，屬於越權管轄。菲律賓執意提起「仲裁」違背中菲雙方共識、違反《南海各方行為宣言》相關規定，違背「禁止反言」等國際法基本原則，是對《公約》爭端解決機制的濫用。

「仲裁庭」在事實認定和適用法律上存在重大缺陷，其「裁決」錯誤明顯，漏洞百出。其中一個明顯錯誤是，認定南沙群島沒有任何島礁可以產生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其中連面積達50萬平方米的南沙最大島嶼太

平島竟然都判定為岩礁而非島嶼。如果按照這一「標準」，很多國家的主張都是非法的。

英國資深國際法專家安東尼·卡蒂指出，「仲裁庭」對《公約》的解釋存在「偏見和不專業」，完全否定中國對南海島礁主權和海洋權益的主張，卻無視一些西方國家在太平洋地區的類似主張和實踐，充分暴露其雙重標準。

「仲裁庭」本身也不具備任何權威性和公正性。它只是利用海牙常設仲裁法院相關服務臨時拼湊的一個「草台班子」，聯合國和國際法院在其作出所謂「裁決」後迅速與其撇清干系。「仲裁庭」5名「仲裁員」中1人由菲律賓指派，4人由時任國際海洋法法庭庭長的日本籍法官柳井俊二指派，而柳井是一貫主張「親美過華」的「右翼鷹派」。「仲裁庭」服務「明碼標價」，在中方拒絕參加的情況下，菲方主動「替」中方支付費用。

「南海仲裁案」背後暗藏域外勢力的操縱。美國政府對菲律賓提起「仲裁」公開支持，菲方法律團隊由美國律師擔綱，這些美國律師中有人與美國政府淵源頗深，還與「仲裁庭」的多數「仲裁員」及柳井俊二有多次共事經歷。而柳井原是日日本外交官，與時任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有千絲萬縷的關係。

因此，「仲裁」的訴求是出於政治目的包裝和單方面提起的，「仲裁庭」的組成是出於政治目的臨時拼湊的，「仲裁」結果是為實現政治圖謀精心炮製的。這種做法違背了法治精神，踐踏了國際法和國際關係準則，在國際上開啟了危險和惡劣的先例。

放大爭端的禍根

對於這份非法無效的所謂「裁決」，中方從一開始就不接受、不承認。但部分南海聲索國卻將這張廢紙當作支持其非法主張、否定中國在南海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的背書，從而在南海爭端中採取更加激進的手段。

近年來，菲律賓在南海掀起新一輪挑釁浪潮，頻繁派船衝撞多個中國南海島礁，製造海上摩擦。在仁愛礁，菲方多次試圖向非方「坐灘」的老舊軍艦「馬德雷山」號運送建築物資，企圖加固此艦以實現永久佔領。在2024年6月的一次運補行動中，菲方甚至派出持槍的軍方人員。在黃巖島，菲方船隻屢次非法侵闖鄰近海域。在2025年8月的一次衝

闖事件中，菲武裝部隊總司令甚至聲稱，菲武裝部隊和海警隊員已被指示在執行任務時遵循「交戰規則」。

菲律賓不僅在海上挑釁，還開展所謂「法律戰」。在國內，菲律賓2024年11月出台所謂「海洋區域法」，將中國黃岩島和南沙群島大部分島礁及相關海域非法納入菲方海洋區域，妄圖通過國內立法固化「南海仲裁案」非法「裁決」。在國際上，菲方於2024年6月向大陸架界限委員會提交南海外大陸架劃界案，妄圖開闢「新戰場」，以此為抓手鞏固甚至擴展自身在南海的非法所得和單方面主張。

美國及其盟友也加大了攪局南海的力度：頻繁在南海實施所謂「航行自由行動」，挑戰中國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主張；舉行聯合軍演，向中國施加軍事壓力；加強與相關南海聲索國的合作特別是軍事安全合作，向其提供先進武器裝備，增強其在海上對抗中國的能力，並在南海發生爭端時對其予以外交支持；支持菲律賓開展對華輿論戰，利用西方媒體優勢和輿論霸權給中國貼上「以大欺小」和「不遵守國際法」的標籤；在國際雙多邊場合不斷炒作南海問題和「南海仲裁案」，妄圖推動國際社會認可所謂「裁決」的「法律約束力」，逼迫中國遵守。

此外，「南海仲裁案裁決」還提升了部分南海聲索國的預期和要價，對中國與東盟正在推進的「南海行為準則」磋商造成負面影響。

華陽海洋研究中心理事長、中國南海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席吳士存指出，「南海仲裁案裁決」已成為影響南海和平穩定的動亂之源，菲律賓挑釁中國南海合法、正當權益主張的「保護傘」，其他南海聲索國單邊侵權行動的「擋箭牌」，美西方國家介入南海事務、強化軍事存在的「尚方寶劍」，遲滯海上合作和規則秩序構建的「攔路虎」。

應當回歸的正道

南海是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間的海上走廊，是重要的海上通道。南海所在的亞太地區是全球經濟最具活力的地帶，南海的和平穩定，是地區發展繁榮的重要前提，也有利於全球經濟發展。

包括仲裁在內的爭端解決程序原本以「定分止爭」為根本目的，但過去十年的歷史表明，「南海仲裁案裁決」不僅無助於解

決南海問題，反而令爭端更加難解，讓南海多次出現風高浪急的局面，給地區局勢帶來更大不穩定。

南海生亂不符合地區各國利益。印度尼西亞防務與戰略研究所首席執行官德維·薩松科指出，東南亞國家高度依賴國際貿易、外國投資以及海上互聯互通，南海一旦不太平，將對地區國家貿易和投資造成打擊，導致供應鏈整體出現問題。

馬來西亞前總督庫庫執行主任兼首席戰略官黃美瑛認為，南海一旦發生衝突，不僅會給地區國家造成巨大經濟損失，還將使東盟賴以生存的合作模式受到衝擊，讓東盟的「低調、共識型外交」面臨壓力。

提起「仲裁」的菲律賓也自食其果。菲「亞洲世紀」戰略研究所所長赫爾曼·勞雷爾指出，「裁決」從未獲得國際社會廣泛認可，反而引發菲中關係持續緊張，致使菲方失去中方的信任、援助和投資，損失慘重。

中國是南海重要沿岸國，一向致力於維護南海的和平、穩定與秩序，始終堅持通過談判協商和平解決南海有關爭議。中國2002年與東盟國家通過談判達成《南海各方行為宣言》，現正與東盟國家積極推進「南海行為準則」磋商，為把南海建設成和平、友誼、合作之海提供制度保障。英國專家卡蒂指出，中國在南海爭端中長期表現出克制，未訴諸武力，遵守了《聯合國憲章》中不使用武力解決國際爭端的原則。

多數地區國家同樣不願南海生亂，希望和平解決南海問題。域外勢力特別是美國插手南海問題是為了挑撥中國與周邊國家矛盾、實現遏制中國的險惡目的，多數地區國家對此看得很清楚。

多位地區專家表示，過去十年的歷史證明，對抗性手段無法解決南海問題，地區國家應發揮自身主體作用，通過談判協商共同管控分歧，通過合作積累互信，共同維護地區和平穩定。

柬埔寨貝爾索國際大學資深教授約瑟夫·馬修斯指出，東盟國家不應依賴外部勢力構建安全架構，應加強東盟主導的多邊架構，優先考慮以外交手段處理爭端。

菲律賓國際安全研究學會主席羅梅爾·班勞伊認為，借助域外勢力支持與中國對抗對菲律賓來說得不償失，菲中應通過雙邊磋商機制管控海上分歧，在低敏感領域開展海洋合作，將爭議海域轉變為合作空間，共同維護地區穩定、實現互利共贏。

長期以來，亞洲國家在推進區域合作實踐中逐步形成了相互尊重、協商一致、照顧各方舒適度的亞洲方式，在處理爭端時有自己的智慧，在南海問題上亦是如此。正如荷蘭法學家湯姆·茲瓦特所說，亞洲國家長期以來一直通過建設性的和平方式處理南海問題，通過談判協商解決爭端才是最佳途徑。